

拉內的人類學與身心靈的治療

武金正

輔大宗教學研究所教授

提要

在一次訪談當中，拉內（K.Rahner）坦承身為一位神學家，必須為了牧靈和基督徒靈修的需要尋找解答之道；所以，他對「人是身心靈的整體」非常關心，這也正是拉內人類學（anthropology）的核心。

如同海德格（M. Heidegger）關心人為「此存」（Dasein），為在世界的存有者，為邁向死亡而存有。拉內也認為「人是在世界的精神」（Spirit in the world），是在時空的限度中生活的受造物；但人與其他的受造物不同，人能意識到自己的尋找並體驗其超驗的經驗，他成長、成熟和衰弱；他生活在危機和希望、病痛和治癒當中；最後，人跨過死亡的門檻到達永恆的生命。總之，他站在既巨大又微小的宇宙當中，並在「塵土」和「救恩」當中，於是，他會經過各種的痛苦而被治療。

為何人該「受苦」和「死亡」呢？基督徒針對此問題，回頭面對原罪和其衍生出的罪惡，這些林林總總的罪，使人察覺認出自身的限度，了悟到需要對自己的自由負責任，同時，懷抱著救恩的希望，這就是我們超越的經驗。而在超驗當中浮現的神—即聖神，引導基督徒也同樣扶助所有的善良人士，使大家在不同的方式中體驗到聖神降臨—即智慧之神，祂也是給我們生命的天主，更是同情的天主，以及治療和寬恕的天主。

於是，在超驗的經驗中，我們參與並瞥見對人類整體照顧的新方式，即是在治療的整體中見到痛苦和生命的深刻意義。如此，我們不但補充傳統醫學「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部性治療方式，而幫助人看到人是「牽一髮而動全身」、「肢體之間休戚相關」的整體性存在，也看到每一件事物在整體中的位置。如同我們所選的若望福音（若9：1-2），耶穌如何看重生病的這個「人」本身，而不是「病態」。這也是一種對人整體的關懷，能幫助醫學成就更注重人性的治療，能統合心理學進入心靈深處的照顧。

總之，對門徒所提的問題：「誰犯了罪？是他，還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來瞎眼呢？」，其答覆也同樣提醒所有的人：「是為叫天主在他身上的工作顯揚出來。」如此，不論是痛苦、治療或健康，一切都是顯揚天主光榮的機會。

關鍵詞：拉內、人類學、痛苦、治療、身心靈合一、在世界的精神、聖神、神恩復興運動

前言

提起拉內 (K.Rahner, 1904 - 1984) 最令人耳熟能詳的是在宗教交談上的「匿名基督徒」— 其主要的觀點是重視每一位善心人士為兄弟姊妹；而拉內在梵二大公會議期間 (Vat. II, 1962 - 1965) 的貢獻和推動天主教展開與普世的對話更是為人所津津樂道。雖然，眾人皆異口同聲地稱讚拉內是一位頂尖不凡的神學家，但他自己卻認為：「我總是為宣講和牧靈工作的需要而做神學。」¹事實上，身為一位牧者，拉內的眼光是全人類，他關懷所有人的幸福與健康。G. McCool 認為拉內如同 St. Bonaventura 以及其他卓越的神學家一樣，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將牧靈和靈修神學在系統神學內表達出來，並慷慨地將個人的經驗在其神學反思中分享給我們。²筆者認為拉內的名著《在世界的精神》(Spirit in the world) 堪稱為其人類學的代表作，並以此為基礎說明人的精神之「超越性」(transcendental) 及其活動乃是歸回奧秘 (Reduction in mystery)。在人渴望超越的過程中，人無奈地必須面對人的痛苦與死亡；對此，拉內認為：「人因其有限，故只能依靠無限的力量之助祐，如此，該治療也是悔改與被寬恕；以及『聖神』的臨在是健康的活力，也是治療的恩典。」此提醒令人雀躍。本文即以此為脈絡，共分為四點：壹、拉內人類學的基礎。貳、拉內對「治療的基礎與過程」的看法。參、身心靈和諧與治療的人觀。肆、拉內人類學對身心靈健康的反省。

壹、拉內人類學的基礎

人是有限的奧秘，因為他在自身的限定中不能滿足，故其核心是超越性的 (transcendentality)，是對絕對者的渴望，是開放於無限的。唯有在其與無限的生命相遇時，人才是健康幸福活著的人。為了進一步說明此核心思想，以下將從幾個重要的幅度來探討人，首先，以海德格的「此存」來說明拉內的「在世界的精神」；接著從「人為受造物」，「人在時間中生存」以及「人為超驗的奧秘」三點為主軸來瞭解人為「身心靈合一」的整體，也是人幸福和痛苦的基礎。

一、人是什麼

人是什麼？無論是誰，也毋需考慮其研究是顯題的或是隱藏的，只要是對任何研究對象

¹ Paul Imhof & H. Billawons (Hgs.) *Karl Rahner im Gespräch*, Bd II, 1978-82 (München: Kösel, 1982), p.150.

² G. McCool, "Introduction", in: *A Rahner Reader* (N.Y.:Seabury, 1975), pp. XXIVff.

的關心，他（她）就是以人類學（anthropology）的立場為出發點。更具體來說，如同康德所提出的四個問題：「人能知道什麼？」、「人該做什麼？」以及「人能希望什麼？」，這三點是知識論有關「道德」與「宗教」的問題；然而卻都已然包含在康氏的最後一個問題當中，亦即：「人是什麼？」³

（一）人是在世界的精神

拉內（K.Rahner, 1904-1984）的人類學我們可根據其《在世界的精神》（*Spirit in the world*）一書為代表進行瞭解和說明；為能幫助讀者更容易掌握其思想，也許先借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想法來說明之。對海氏而言，「人」是與「此存」（Dasein）有密切相關的意思，而「此存」也被瞭解為「在世界存有」、「向著死亡的存有」等主要的觀念；透過這些觀念能幫助我們瞭解拉內的人類學，即「在世界的精神」。⁴

海氏的「此存」在結構上有三個層面，即「現存」（ontic）、「本體」（ontologic）和「此存」，後者為前兩者—「現存」與「本體」之間的聯合，亦即是「在世界的存有」。該「此存」被拋進具體的時空世界中，也因此需要學習與世界中的存有者建立關係；因其能自由地選擇自身存在的關係，故而結果能是有問題的（非本真）或是邁向本真的（authentic）。在道德上，人因良心能認知好、壞、善、惡而能有治療的機會走向平安，連面臨死亡時也能在平心的狀態中走完人的一生；此即為海德格基本的人生觀。

拉內的人生觀與海氏有相似的部份，其為拉內也肯定「人是在世界中的『存在』」；然而，拉內所說的「存在」是「精神」（spirit）的，精神是「超越性（transcendental）」。超越簡單地說，它是一種嚮往比自己更大、更廣的領域並為此目標而活動的一種力量。⁵在知識方面，這「超越」是在自己的範圍內常得不到滿足而展開尋找其自身本質之最終的來源（Wesens-Grund）。然而，該超越的動力比知識更深奧的層面是在於「願望的意志」（will）；於是，拉內肯定：「當我們思及精神的根源，就想到其是『知識』與『愛情』的彼此滲透合

³ See Helmut Thielicke, *Mensch sein – Mensch werden. Entwurf einer Christlichen Anthropologie* (München-Zürich: Piper&Co Verlag, 1976) esp. 29ff; 130ff.

⁴ Karl Rahner, *Geist in Welt. Zur Metaphysik der endlichen Erkenntnis bei Thomas von Aquina. Im Auftrag des Verfassers überarbeitet und ergänzt von J.B. Metz* (München:1957); *ibid.*: *Spirit in the World* (N.Y.: Seabury press, 1968); hereafter *Spirit in the World*; see also K. Rahner, "The Concept of Existential Philosophy in Heidegger", in *Philosophy Today* 13(1969),126-137.

⁵ K. Rahner, "Geist", in *Schriften zur Theologie IV*, 58-61 (hereafter *Schriften*).

一」。⁶換言之，人生是一股常追往「神」與「神的旨意」之活動，是「奧秘的還原」(reduction in mystery)。在自身的超越中，人發現到人不能放棄世界，因為他是世界的一部份，但是，同時他也常體驗到每時刻都是於世界中某方面的死亡，又是再獲得某一方面的新生命，⁷因而，人的生命的確是往死亡而展開的一個奧秘！因為，人的本質是渴望最終的奧秘，而該奧秘常吸引、領導他超越自己的限度；因此，在人的一生中就免不了面對生、死的交戰。所以，拉內認為現代人的命運與在任何時代的人一樣，皆經驗到其是有限度的無奈，即人在身、心、靈方面的各種毛病，當該病人對自己所患的病症越清楚時，他也越容易經驗到自己的缺乏耐心；⁸話說回來，當人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有限時，他也更明白自身對「超越需求」的迫切心願和渴望；於是，人經驗病痛的時候，也正是他抱著被治療的希望之時，甚至，連面對死亡，他也會看到在十字架背後復活的生命，如此，「病痛」—尤其是從死亡角度出發，該看法事實上包含了「更多」的意義。⁹「人」是什麼？在拉內的人觀中，他認為「人」不但能「平心」(indifferent)地面臨任何可預期的、突如其來的、或是無能為力的各種現況，他更能積極地生活，甚至，體驗到能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並為此而謝恩。¹⁰

總而言之，人是在世界中的精神：精神不止是如多瑪斯(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和其傳統所主張的智能(intellectus agens)，而是有其更廣的觀念；此「精神」在本質上更具有人的特性，其是人能同時有「在自存」(beisich-sein)又能「在他存」(fürsich-sein)，人的「精神」因為此種特性，所以不但只有在世界中才可認識自己，更加得天獨厚的是，「精神」不能在有限的存有中滿足，人在生活中肯定世界的存在時，也常懷著希望並能與無限—「絕對的精神」在一起，如此，人在忍受其痛苦並意識到一切(包含人自身與痛苦兩者)都

⁶ Karl Lehmann und Albert Raffelt (eds.) *Rechenschaft des Glaubens – Karl Rahner Lesebuch*, (Freiburg u.a.: Herder, 1979) p.39 (hereafter *Rechenschaft*).

⁷ Klaus P. Fischer, *Der Mensch als Geheimnis. Die Anthropologie Karl Rahners* (Freiburg u.o.: Herder, 1975) p.59 (hereafter *Der Mensch als Geheimnis*).

⁸ Klaus Fischer, *ibid.* p.71: « So beschreibt Rahner die 'Krankheit zum Tod' des modernen Menschen, die ja dieselbe für die Menschen aller Zeiten ist: seine uneingenstandene Verzweiflung, sein Flucht vor sich selbst, seine Einsamkeit, die Enttäuschung and der Welt, sein Gefühl, im Dasein eingespert zu sein die tödliche Ausweglosigkeit und Unverfügbarkeit seines Schicksals usw »; see also Karl Rahner, *Von der Not und Segen des Gebets*, (Freiburg: Herder, 1960) esp. 8-25 (hereafter *Von der Not*).

⁹ Klaus Fischer, *Der Mensch als Geheimnis*, aaO.,73f; see also K. Rahner, *Schriften V*, p.16.

¹⁰ Karl Rahner, *Von der Not*, aaO.,p.271: "Das Finden Gottes in allen Dingen gelingt nur, die Transparenz der Dinge auf Gott erfährt nur der, welcher diesem Gott dort begegnet, wo er in das Dichteste, das am meisten von Gott gleichsam Abgesperrte, in das Finsterste und Undurchlässigste dieser Welt hinuntergestiegen ist: am Kreuz Jesu Christi".

是那麼地有限時，他同時亦能在其希望中認出更深的生活意義。

（二）人是微妙的受造物

人是寓居於既微小又偉大世界中的存有者。如與其同時代的偉人笛卡兒（R.Descartes, 1596-1650）一樣，巴斯噶（B. Pascal, 1623-1662）亦是一位涉獵廣泛的全方位天才；他既是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工程師，同時亦是一位新時代的主要思想家。巴氏極其驚訝地發現人在宇宙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其如後來謝勒（Max Scheler, 1874-1928）也加以肯定的：人希冀穩定的同時，也能自我開放；它也相似於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 SJ 1891-1955）所主張的「進化觀」的精神，使人能在其存有內認出身、心、靈的合一與和諧。然而，與笛卡兒不同之處乃是巴斯噶不但發現人既是偉大的主體，而且更是宇宙之間渺小的人，他說：「該無限的天空之永恆的沈默使我害怕」。¹¹人不但是能以頭腦思考，更是用「心」分辨的；如此，巴氏果不其然地發現人真正偉大之處並非因其找到某項原理而能控制一片小小的範圍，相反的是，人面對既巨大又微小的宇宙時，驚訝地領悟到人自己就夾在其中。另一方面，在默觀中，巴斯噶意料地發現人比宇宙更加奧妙之處，是人能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之有限，甚至，連瀕臨死亡時亦能知曉自己為何而死。

面對人生，拉內也如同巴斯噶一樣，看到了人的特點，他借用聖經的語言描述其洞見：「人是灰塵。」而人認知自己是返回塵土，人是在自己的本質內邁向死亡而生活。「人是灰塵！」關於這點提醒，人是如此地明瞭，因為人也是「精神」（spirit）。換言之，人是肉身與靈魂；是和諧的對立；是一個整體；是精神在世界中。人的精神讓他自己有所體悟：人的一部份既是肉體，他便是有成長、健康，同時也會有衰弱與終結。如此，人能將自身的「有限」轉化成為「邁向無限」的方式，此乃是人學習接近不死的過程。在基督宗教的信仰中，此學習更是可能，因為無限者—天主在耶穌基督身上顯現出來成為人，祂乃是「真理、道路和生命」的典範。如此，基督信仰解決了人「肉身」和「灰塵」的問題，解決的關鍵密鑰是經由對肉體存在的暫時性肯定，以及對肉體必須存在的照顧和重視。這是基督徒所肯定的肉身復活的信念。當我們面對自己的軟弱之時，同時我們也期望能慶祝生活最後的勝利。¹²

¹¹ A.J. Kralishmer, Pascal: *Pensée*.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6), p.201.

¹² See Karl Rahner, "The Life of Dead"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V*, pp.347-53; see also Karl Rahner, "Staub bist Du!" in: *Kleines Kirchjahr*, München: Ars Sacra, 1954), pp.52-59.

(三) 人是有時間性的動物

時間是什麼？是重複？如伊里亞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所主張的；或是，如人在過去、未來和現在的歷史過程中意識到而反省出來的？人體驗到時間是在其身體的活動，是空間和時間的整合，或以海德格的話來表達：ek-station。人在時間中生活而認出時間的意義，人意識化時間，在「我想」和「我要」之中體驗到自己是世界中的精神：人是邁向「永恆的碎片」。¹³當人認出來自身是碎片那一刻起，他開始能將這些片段的生活串連起來而產生歷史的意義，此即為意識化，是一種精神的活動。換言之，世界為一個受造物，它佔有時間的變化，但人能認識這個事實並「瞭解」其為人生活的節奏，是精神自己才能發現並對它負責—因為造物主給予人時間如其賦予人智慧一般。無論如何，面對人生的生與死之終極問題，人對它有不同經驗和關心，人會如舊約聖經（A.T）所留予後世的智慧：「事事有時節，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治療有時，……。」（訓道篇 3：1-8）。身的方面，有可能性和實現（成長和衰弱、健康和病痛…）。心的方面，能判斷「什麼是對的時間？」、「什麼是治療的意義……？」。靈的方面，能追求跨越人的限度，而常有超越性的經驗…。¹⁴

總而言之，人是在時空的限度中生活的受造物；但人與其他的受造物不同，人能意識到自己的尋找並體會其超驗的過程，他成長、成熟和衰弱，他生活在危機和希望、病痛和治療當中，最後，人跨過死亡的門檻到達永恆的生命。

二、人成為人的奧秘

拉內常以「奧秘」來形容人回歸無限的過程與經驗。本段將說明身為一位新士林哲學的思想家，拉內如何側重具體世界而發揮「人是在世界的精神」之進化的觀點。

(一) 人與世界

拉內關心「人是為一個整體，亦是為一個位格」，因而也注重人的來源和發展的目的。承襲新士林哲學的傳統，拉內重視具體世界為出發點，將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四因」¹⁵蛻變為以現代科學的說明方式為理解的「因果關係」和「世界變化」的整體活動；如此，他

¹³ Jacques Maritain, *Approaches to God*, (New York: Harper, 1954) p.77.

¹⁴ Jean Mouroux, *The Mystery of Time. A Theological Inquiry*, (New York: Declee Company, 1964), esp. pp 64-81.

¹⁵ 亞里斯多德採用質料因、形式因、動力因、目的因等四種方式或原因來解說萬物的變化運動，一般稱之為「四因說」。

能與當代科學家交談並瞭解其看法以作為神學的反省。於是，對於「進化論」，拉內不但能瞭解，同時也將之視為其「基督論」內容的說法之一。人是「在世界間的精神」，而該「『在』與『間』」，首先是「時間」和「空間」具體之點（地方、時刻）；因為，每一個「當下的存在」都是至關重要的，有了它人才能「想」，才能發揮人的精神。「當下的存在」就是每一個人活生生的「身體」，人的身體是一個奧秘的小宇宙，其內包含礦物學的因素、生命變化的食物、活躍的動物，其是自然界的一種微妙的和諧。人活著的時候，世界的存有與我們同在，使人能「自然、自在」的生存；當這身體的存在是處於一般、正常的狀態時它是自在的，也因此常被人忽略，不受人所意識。然而，當人的身體發生問題時，例如：手受傷、腰酸背痛，人才會意識到手和背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彼此之間休戚相關的重要肢體。另一方面，「精神」（spirit）在反省中也能認出來「身體」（body）存在的意義，甚至是其更深的生活意義；也就是說，當人面臨疾病痛苦，尤其是死亡時，體驗到生活更深奧的意義是可能的，因為「身體」是精神所發揮的「地方和時刻」。¹⁶

拉內的思想與進化論有具體明確的關係，其不僅是重視自然發展的歷史，而更是邁向其完滿之歷史觀。於是，拉內明白地區分「成為他者」（Anderswerden）和「更高、更繁榮的形成」（Mehrwerden），前者指的是一般人類學的「離開自我中心」（M.Scheler），後者是人生活品質的提升及人性的成長。當然，對於「更高、更繁榮的形成」之超越也該包含「成為他者」的進化，同時也寓予它跨越的目標；於是，「進化」不是依靠適應環境也非仰賴生存的力量（survive），而更是憑藉精神所追求的價值觀，如此，拉內同意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¹⁷乃是當後者將「進化論」分成三個階段，即「前生機」、「生機」和「意識」之時。在「生機」的階段，生命力即明顯地表達出來：在生與死之間，就有成長和衰弱、健康和疾病；而在「意識」的階段，精神能賦予生命的現象以另一個更深的意義。如此，人能有「平心」來面臨所有發生的事，甚至，能看透痛苦的過程將會達到更高、更深奧的形成，這是奧秘還原的具體步驟。總之，「無限渴望的經驗、極度樂觀的經驗、無法平息的不滿經驗、一切喜樂之有限性的痛苦經驗、對死亡的反抗經驗、與絕對的愛相遇的經驗、對罪的經驗、

¹⁶ See Donald L. Gelpi, *Life and Light. A Guide to the Theology of Karl Rahner*, (N.Y.: Sheed and Ward, 1966); see also D. L. Gelpi, *Experiencing God: A Theology of Human Emergence*, (Lanham: Univ. Press of America, 1987) esp. pp. 75-100.

¹⁷ 德日進神父在其《人的現象》一書中表明：進化是宇宙進步的現象，不是偶然的，而是神底安排，是有意義的。進化有兩個主要的原則，其一乃宇宙一切事物來自永恆。之二，一切事物皆努力趨向完善境界。且進化乃是從阿發點（Alpha point）趨向於奧米迦（Omega point）。

深沈卻仍然持續懷抱希望的經驗等…，種種體悟都包含著對『恩寵』和對『本性』的經驗。」

18

(二) 人是團體性的存有者

人之存有的意義最主要是來自於社會、文化當中所提供和建構的；人需要與他人為伍才能幸福，人的健康與否也依靠他人的助佑，此團體性整體的幅度顯出人的生活意義。當人生活，意識到自己是世界間的精神，他的一舉一動都有其「目的」，該目的也許是非常簡單的「什麼？」(ontic)或是「如何？」(how)，或是更深奧的關於「為何？」(ontologic)的問題，它們都是在超越性(transcendentality)中的問題，即往「無限」開放的問題。如此，每一個非顯題都能成為有意識的問題；每一個單獨的課題也都與其他的經驗和問題有關係，沒有一件事情能完全地滿意或者是完成，如奧斯定(Augustine of Tagaste, 354-430)在其《懺悔錄》所提的「心不安」。拉內認為，人的精神亦常在超越性的現況，他乃是自由者，可以選擇關閉自己在某一個侷促狹窄的範圍內，卻因而體驗到生活變得索然無味；或是，常開放地往絕對者而看到生活嶄新的意義。

人生的意義是能串連每個「當下」，並使之能與無限的生命有所相通，這是人的幸福；反之，自我封閉則是將人引向痛苦的起點。這些生活的危機，無論是身體、心理、團體性或是靈修方面，都能催促人面對「人生的意義」等問題，而其最根本的是與「神」有關的問題。如此，論到「人的痛苦」也是論到「神對人的治療、和好與寬恕」(forgiven and healing God)。

19

三、人的為人與得救

人的存在是在「自然」(natural)或「超然」(super-natural)的恩寵當中，並體驗到與神同在。身體(body)是自然的恩寵，心(heart)則是超然的恩寵，而靈(spirit)是人所領受到的無條件的恩寵，也是天主的肖像與無窮的活力。人是身心靈的合體，是在進化的宇宙中降生成人，是自然的一部份。所以，宇宙先於人而存有，人乃接在宇宙之後，並將帶領宇宙走向圓滿。反之，當人犯罪，就是背叛，也拒絕神所安排對自己、對他人或是與世界的正當

¹⁸ Karl Rahner,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V*, London: Darton, 1966, pp.183-4.

¹⁹ J. Norman King, *The God of Forgiveness and Healing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Rahner*, (New York: Univ.Press of America, 1982); hereafter *The God of Forgiveness and Healing*.

關係，因而引起人的痛苦，然而，神仍然願意使基督降生成人，以帶領人走向生命的意義。

（一）人的痛苦

「犯罪」是人反對神的一種可自由選擇的行動，並且，當這種行動一旦成為生活意義的表達時，犯罪即變成人對神週而復始的生活態度或一種有意識的習慣。²⁰如此的行為，因而能引起身體的創傷和痛苦，故屬於人對自然構造的破壞。當然，不是每一種身體的痛苦都直接含有罪惡的原因；也不是每一個身心靈的痛苦都是個人自己的責任。拉內清楚地劃分人一般的結構，其是有生、有死、有成長以及衰弱等變化。這裡所指的身體變化也包括健康和疾病——這問題不是有無病痛，而是這些症狀對生命到底有何意義？在「人為一個位格」的方面，拉內強調人的獨特性（peculiarity）、他的自由以及對生活所負的責任，這是人痛苦和幸福的基礎。

人為位格（person）的可能性之理所當然是因為人的精神與身體合一，但因人的自由和責任，他的行為會影響到自己的生命，也會影響到他者（other）的痛苦和幸福，甚至連他不曾與之相見的鄰人（包括下一代的人）亦是如此。人生活的意義和尊嚴是基於人的整體，也屬於人的自然（身體）和精神（位格），當然，不只是個別的人，也包含在與其他人主要的各種關係和面向（如與世界的關係、心靈的狀態和關連）。如果我們去尋找天主的旨意，將不只在此刻自己的身上或個人的歷史上，而也透過宇宙、環境、社會……等幅度來尋找。特別是我們當代的每個人的行動和態度都非常容易影響到他者。雖然如此，人的價值觀並非其他的任何人而是「該」人，具體、獨一無二的人；²¹此個體的價值觀、判斷和選擇，對拉內來說不是各個零碎的行動，而是站在一個有基礎性的看法（fundamental option）上，如此，他的生活狀況是幸福或是痛苦，決定在於其最核心的選擇是否按照人客觀、自然的方向或者是背道而行。

（二）惡的影響與得救

人的「痛苦」是「罪惡」的必然後果，該「痛苦」是出軌的事實、客觀規律的逾越，是對「天主的愛所給予的秩序」和「在自然生活中和諧的安排」之抗拒，是「與人相愛」的背

²⁰ Karl Rahner, *Meditations on Sacraments*, (New York: Herder, 1965) p.42: "A free no to God which basically amounts to destroying the relationship of man to himself, to his fellow man, and to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which strives in isolation to its own finity and irrevocability".

²¹ J. Norman King, *The God of Forgiveness and Healing*, aaO., p 45.

反，是與絕對者所照顧的分裂。「痛苦」是「事實和罪愆」的衝突。²²當反抗一旦成為人所選擇的生活常態時，因而也成為與自然生態的矛盾，其是與自己和他者的不和諧；最後，也與神疏離，甚至否定神，此人就在不健康、不協調和關閉的「病態」下生活，也是在「罪惡」中生活。於是，「痛苦」是人自己現實狀況的結果，也會影響和污染到「他者」的幸福脈絡。

接著的反省，我們可認知天主教所稱的「原罪」對人類有如何重大的意義。因為，人的罪惡所造成的痛苦在歷史中有「傳染」的重要因素，包括遺傳的事實也有來自社會的因素，這具有歷史性影響的方面受到人類學的重視，也強調在人成長過程中的各個不同「社會化」的階段。而在神學方面，當他們論及原罪時也附帶說明「結構性的罪惡」；²³如此，在人的具體生活中，他常在歷史、文化、社會...的影響下活動，他因而不能完全地脫離「罪惡的陰影」的影響；正因如此，人無法擺脫痛苦和死亡，人是在罪惡中也同時是在成聖中的自由選擇者，他忍受痛苦也渴望被醫治，他在「活力」(dynamic)中生存，因為人的「根」(精神)就是活躍的，是介於有限和無限中的活動者。為了減輕痛苦、避開矛盾，並能在「人的尊嚴」與「身心靈的和諧」中平安生活，但因其有限性，故而，人只能依靠無限的力量之助祐；如此，該治療也是悔改與被寬恕，能在神的力量中接受身體好壞的變化，無論是健康或病痛都能活出人生的意義，這是在神無限的恩寵和愛中活出人有限的愛。

貳、拉內對「治療的基礎與過程」的看法

「身、心、靈」合一乃是人健康的條件。而人的整合過程也正是「在世界間的精神」的成長活動，即有限精神與無限的精神—聖神之連結。在此，我們首先說明拉內對聖神的觀點，接著提出聖神臨於治療過程的一些當代的體驗。

一、拉內對聖神的觀點

因為有其時代背景的因素，故而依納爵 (Ignatius of Loyola, 1491 - 1556) 在其神操中對「聖神」並沒有特別地說明；然而，事實上，不論是在祈禱或是分辨中，「聖神」正是臨於當中的領導者。天主的無限奧秘被人—有限的精神認出來之時，祂也就成為被有限知覺所體驗到的對象了，如此，便僅僅只是天主自己的某一方面，而不一定是祂真正、確實的全貌。職是之故，人另外需要神的啟示；透過啟示，人方能在有形的傳達中接近神自己超越之奧秘

²² Karl Rahner. "Guilt, Responsibility, Punishment",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 p.261.

²³ Karl Rahner, *Encyclopedia of Theology*, (New York: Seabury, 1975) p.1154.

的一面。此為救恩的歷史，有其引人能瞭解和跟隨的過程；此過程可分為「準備的時期」、「啟示顯示的事實」以及「被人接受並努力完成其目的」的階段；在基督宗教信仰中，即為三位一體的救恩天主，包括「創造者」、「救贖者」和「聖化者」。最初，神創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然而，人的罪使之變相，產生惡的問題，以致於造成痛苦，此「罪的狀況」則需要神更深的愛以救贖人；因此，「聖言成為肉身」也是「神」與「人」最完美的實存象徵；於是，拉內肯定：「在納匝肋人耶穌之內，我們有活力滿盈的聖神和恩寵的生活天主。」²⁴而跟隨聖神迎接耶穌基督帶來的天國—教會，她是聖神在人內心最深處的觸動所形成的一個團體，如此，「教會」的實際存在已顯示出人原本存留在「聖神降臨」（Pentecost）內的生活。聖神，是教會的生命氣息；而「教會」，對拉內而言，她是原始的聖事（Ur-sakrament），即七件聖事之恩寵的根源；也就是說，人從生到死的過程是需要聖化、需要能力的恩賜；那麼，「聖神」也就是「新造物的神」！是身、心、靈治療的神、是新生命的神。於是，拉內說明：「聖神的帶領是生活和平安。祂是在《新約》所指的走向死亡的肉體之相反的神聖。」

當然，我們能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體驗到聖神的臨在，如初期教會最明顯表達出來的「聖神降臨」（Pentecost）；或是，在一些特殊聖人身上所發生的「超拔經驗」等等；但是，拉內所強調的是：人總能在日常生活當中體驗到聖神。他認為這是當代基督徒該當體驗到的「神秘經驗」。也許，這是對「神恩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²⁵的一種肯定和推動罷！

二、聖神是治療的恩典

於此，也許先試著把對「神恩運動」所可能存有的種種成見暫時撇開，而以平心來討論之。有一位專門研究拉內的神學家蓋力普（D.Gelpe），他寫了一本小書，書名為 *The Spirit in the world*。²⁶如果，讀者倉皇一瞥的話，可能會誤以為它重複了拉內的另一本有名的著作 *Spirit in the world*；事實上，差別只在「該」（The）這個字！然而，在中文的語彙我們應該翻譯成：「在

²⁴ Richard Lennan, *The Ecclesiology of Rahn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p.80ff; see Karl Rahner "The Church as the subject of the sending of the Spirit,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II*, pp.188-9.

²⁵ 又稱「天主教神恩復興運動」，源於 1970 年代，是當代最重要的宗教現象之一。在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12：8-10 中曾提到九種神恩。聖神賜下神恩乃為了建設教會，在教會內聖神將不同的神恩賜給不同的人，每個人也就一如同一個身體的不同肢體，有不同的作用和貢獻。「神恩復興運動」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使天主聖神在初期教會內所顯示的大能能夠重新顯現。See Karl Rahner, "The Charismatic Element in the Church", in: *The Dynamic Element in the Church*, (N.Y.: Herder and Herder, 1964), pp.50-53.

²⁶ Donald Gelpe, *The Spirit in the World*, (Delaware: Michael Glazier, 1988).

世界的『聖神』」。如此，當拉內強調以人的精神為基礎而走向絕對精神時，相反地，蓋力普則從「聖神」為出發來討論天主如何在世界活動。蓋氏有系統地從初期的救恩史著手，試圖說明天主如何在以色列（Israel）、在耶穌身上、在教會內以及在世界中「『呼』其神蹟」（breath）。蓋力普查出在舊約（AT）中天主如何賦予以色列的領導者以使命和精神；如何給人民希望、智慧和堅信的力量。在新約（N.T.）中，蓋氏對於四部福音中的幾個重要的問題也都有仔細的說明，例如：每一部福音書的作者是如何描述對聖神的見證、耶穌如何受到誘惑、祂又如何制伏了惡魔而拯救了人們、人子是如何醫治人們的病態。在教會內，蓋力普發覺初期教會強烈地體驗到聖神的臨在，但是，中間經過一段名不見經傳的時期，後來一直到十九世紀時，天主教會才再正式地發現聖神的特恩存在。蓋氏提到教宗良十三（Leo XIII，1878~1903）以《神聖的禮物》通諭（*Divinum illud munus*, 1897）為聖神通諭之始，經過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1939~1958）的《奧體》通諭（*Mystici Corporis*, 1943），再進到梵二大會；最後，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1978~2005）的《主及賦予生命者》通諭（*Dominum et Vivificantem*, 1986）形成高峰。這就是拉內所肯定「在教會內的活動因素」，並且，他格外強調：不要阻擋聖神。²⁷拉內主張，「聖神」不僅只是教會真理的源由，同時，祂也是可以引領我們體驗真理的一股發展的力量。「聖神」不只是教會內的禮物，也是每個人良心的聲音；如此，「聖神」的臨在是健康的活力，也是治療的恩典。

參、身心靈和諧與治療的人觀

事實上，疾病與其結果—痛苦，兩者相伴而生，皆為人生的經驗，也都會對個體的人生觀產生影響，因此，形成一股要求人在病痛中和人生的整體中尋找意義之催促的力量。首先，從人的各種不同之經驗進行考察，我們能確定唯有當人是一個和諧的整體時，才稱其為「健康」。而「健康」、「心情平安愉快」和「靈修」是幸福人生的三個互動的條件。本段首先說明在聖神內的醫治經驗。

²⁷ Karl Rahner, "Do not Stifle the Spirit"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VII*, 74ff; see also Richard Lennan, *The Ecclesiology of Rahner*, (Oxford: Clarendon, 1997), chap. 3: "The Spirit: The Element of Dynamic Unrest, pp. 80-112.

一、身心靈整合的影響力

學者 W.Foege 肯定一個信念：「一般而言，科學的質料都支持這看法，即神經系統會直接或經過其機械性的功能而影響到個體的免疫系統。」²⁸然而，如何才能清楚地認識該「機械功能」(mechanism)和其連關性呢？此問題給我們一個提醒：如何能知道自己所不瞭解的事情？一方面，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即能體驗到自身的以及當代人所需要的健康，亦即為身體在靈修互動中得到輕鬆的狀態，如 Hebert Benson 有一段非常典型的描述：人能得到有效的輕鬆，當他將打坐和內心的信念聯合在一起使身心靈能夠成為一體。²⁹另一方面，我們面對醫學界所提之關於“placebo”有趣的現象，驚訝地認出在科學的治療中，「信賴」的因素是如何地重要。牛津當代大辭典對“placebo”有如下的說明：安慰劑 (p.1404)。(一)使病患精神放鬆的藥；(二)為試驗用途，不摻有藥劑效力成分之偽藥，將真藥和偽藥給不同的兩組病人，以觀其效力上的不同。如何使「安慰劑」可以有效地產生醫治的效果？H.Brody 對此問題提出三個必要的條件：(1)病人的相信；(2)醫生的相信；(3)病人和醫生彼此的信任。如此地用「偽藥」的方式，營造出使用者和施用者之間的信任而產生若干的效果，此效果凸顯出在治療中「信念」的重要性。³⁰Thomas Droege 在〈醫學中的信仰〉一章中對此下了一個綜論：「經由醫學的特用方式 (placebo)，指向醫治的宗教向度；令人感到可笑的事，我們的宗教從醫學界學到的『信賴』之治療的大能……。然而，如果人的信仰唯獨依賴醫學的能力，將會淪為崇拜偶像。」³¹

²⁸ It is summarized from the conclusion of *the Institute of Medecin* issued in 1989 with the title: Behavioral Influence on the Endocrine and Immune Systems. See W.Foege, Foreword, in: Thomas Droege, *The Faith Factor in Healing*, (Philadelphia: Trinity Press, 1991) p.ix.

²⁹ See Hebert Benson, *Beyond the Relaxation Respons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4), p.85:”The main idea is to develop a positive, powerful attitude, which provides us with a strong sense of control and equanimity, so that the best health we’re capable of flows naturally from our brains to our bodies. The best combination to achieve this end seems to be a linkage between (1) a strong personal belief system, which encourages the possibility of achieving and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and (2) an enhancement of the healing power of this belief through the Relaxation Response. This combination is what I’ve called the Faith Factor”.

³⁰ Howard Brody gives “Placebo” a more adequate meaning:” A Placebo is defined as any therapy that is deliberately used for its nonspecific psychologic or psychophysiologic effect, or that is used its presumed effect on a patient, symptom or illness, but which, unknown to patient and therapist, is without specific activity for the condition being treated” see Howard Brody, *Placebos and th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clinical, conceptual and ethical Issue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0), p.10.

³¹ Thomas A. Droege, *The Faith Factor in Healing* (Philadelphia: Trinity Press, 1991), p.33.

二、聖神的醫治

接著，T. Droege 認為任何病痛的發生都與我們的生活有某些關係，因而，它該有生病和治療過程的故事，而該故事也會有更廣的生活脈絡。於是，當我們瞭解到穿梭在生活之間的，種種真實卻微妙的事務之間的關係時，醫學的治療與對此關係之瞭解就成為人文科學的一部份了。我們發現，一般生病的指標是束手無策、無能為力（helplessness）和毫無希望（hopelessness）；然而，當人關注「健康的照顧」比恐懼生病更加地重要時，相反的，「協力」是健康和幸福的指標。如此，我們可認出對病痛和健康的瞭解以及醫藥觀等，其與身體、心理、文化、傳統等皆有密切的關係。³²當然，此關係也該放在人生觀的整體，即宗教觀上來討論。對基督徒而言，其所受的「病痛」和「治療」到底有何意義呢？在舊約中，普遍的看法是「病患」被解釋為受到「懲罰」，而「治療」則為對義人的「賞報」。然而，〈約伯傳〉中的主角卻義憤填膺地提出了對此看法的質疑—為何無辜者遭受懲罰？為何義人無法獲得賞報？沒有例外，所有的病痛都同樣地將被帶向最後的結果：死亡，其亦為原罪的懲罰。在新約中，我們卻可看到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可領人到達救恩；在基督內，連「死亡」也成為復活的門檻，我們可在若望福音第九章〈治好胎生的瞎子〉的故事中瞭解其深意。

首先，若望以一位天生瞎眼的人被治療的過程為典型個案作為說明，引此例以為「為有病」和「治療神學」的跳板；而其所爭論之問題的核心是門徒所提的：「辣彼，誰犯了罪？是他，還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來瞎眼呢？」（若 9：1-2）耶穌的回答避開了舊約的成見，並開展了一個新的方向：「是為叫天主在他身上的工作顯揚出來」（若 9：3b）。到底這裡的「天主的工作」是什麼？那是耶穌治癒了他，使他得以看見，因而也打破了人對於罹患疾病所引發之天主與人之間關係的成見；但是，最為重要的是給人一個機會去認識並相信耶穌是救主。耶穌作了一個奇異的儀式：「…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了些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對他說：『去，到史羅亞水池裏洗洗吧！』瞎子去了洗了回來就看見了。」（若 9：6b-7）由此可見，為了治療他，耶穌用物質、語言引發他對耶穌的信心，並在行動中表達其信仰與合作的態度。如此，在該故事中我們可認出眼睛或是身體的任何其他部位的病症，如癱瘓（路 5：17-26）或是患血漏（路 8：43-48）…等，都指出疾病是屬於生活上的一部份，人無法避免！在生病時，我們非常清楚地認識自己的限度，並在尋找其意義時就認出人生整

³² See Opoku Onyinab, "God's Grace, Healing and Suffering"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 95(2006)117-128.

體的使命，³³這是拉內人觀在病患中的具體瞭解。如此，在有限的世界中，人的精神一方面承認其肉身中有一根刺（格後 12：7），但是，另一方面認出天主的大能，如保祿宗徒奧妙的言說：「我軟弱時，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格後 11：10）人面對自己無能為力的時候，同時也就在依賴基督中而變得越發強壯。

肆、拉內對身心靈健康的反省和結論

人的存在就是真實地體驗到以下的兩個具體的狀況，即：人乃是站在微小和巨大的宇宙中的存有，然而，他也和宇宙同行，一樣地走向圓滿的境界。如此，人的奧秘也是宇宙奧秘的一部份，但他認出宇宙的發展就在有限當中走向無限，如此，人不但是與其他生命一樣地有生有死、有開始、有結束；甚至，他尚且知道自己是在生死之間存在，此一過程，拉內用聖經來表達之，即人認出來他是灰塵並歸返為灰塵。

面對如此「有限的奧秘」走向「無限的絕對者」之過程，人在生活當中常常必須承認「往者已矣」—其為「過去」，是人意識到自己生存在時間的歷程當中，就在這個時間的洪流中，他面臨到要放棄，也希冀會有更好的未來。在肉身的體驗中更能領悟到人的成長和衰老，於是，人的生活是在幸福和痛苦當中穿梭的事實。走過如此的體驗，拉內說：此經驗的內涵是有「超驗」性的，也是人的精神能發現他自己每日的生活都是一個奧秘，是一個「有限奧秘」歸回「無限奧秘」的存在。如此，有限的存在和無限的開放之相通，就在於人能將其身、心、靈整合在一起的靈修生活。換言之，人的「痛苦」、「希望」與「被醫治」也正是每個人在他的生活當中有多少體驗—即為今生體驗的強度；但是，有時候只能在他人的例子當中反射出來，而被看見或是被瞭解。身、心、靈整合的體驗決定了人的命運，其為不爭的事實，正如同死亡是一個事實一般；於是，人的生存就是跨越死亡，而在信仰當中能希望，職是之故，「死亡」實際上同時又是邁向永生的門檻。於是，在超驗的經驗中，我們參與並瞥見了對人類整體照顧的新方式，即是在治療的整體中，見到痛苦和生命的深刻意義。如此，我們不但補充傳統醫學「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部性治療方式，而幫助人看到人是「牽一髮而動全身」、「肢體之間休戚相關」的整體性存在，也看到每一件事物在整體中所在的位置。

³³ See John A. Sanford, *Healing Body and Soul. The Meaning of Illness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in Psychotherapy*, (Leominster, England: Gracewing, 1992); see also Jack Walters, *Jesus, Healer of our Inner World*, (Passay City/Philippines: Daughters of St. Paul, 1995); see also Keith Warrington, "Healing and Suffering in the Bible", in: *International Revue of Mission* 95(2006) 154-164.

有痛苦就引發治療的希望。何謂「**治療的希望**」呢？首先，需要瞭解痛苦的原因，我們才能有正確的治療。一般來說，當醫生能認出患者正確的病因時，身體的病狀就能被暫時的治療，但其並非易事。多數人希望能夠「長生不老」，但是，更多的時候此期望被證明其恰似為「空中樓閣」，並非屬實。然而，身體的軟弱和病態能提到另一個面向而得到醫治；譬如，很多人認為：當在病中，雖則尚未痊癒，卻能在皈依的過程中，為其病狀和痛苦尋獲一股新的力量。值此之時，其生活即可展現出新的面貌，如同被治癒一般。換言之，「治療」一方面是身心靈的整合，讓人有整體生命的支持；另一方面，有限的精神能投入在無限的精神之中，使神聖的力量得以有與人相通的途徑。如何才能認出此奧妙的相通呢？其即為「神恩復興運動」所希求達到的理想目標；也是經由此運動的熱心而提醒了我們，在基督宗教的初期歷史中，也曾經出現過的「聖神降臨」的事實；在教會內不同的時代，也可悉數點出聖人所體驗到之不同的聖神力量和其治癒的方式。正是對「神的臨在」與「聖神所引發的力量」之看重，拉內於是肯定我們的「超驗經驗」（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即是該與聖神溝通的經驗；所以，他勸告我們的教會：不要阻擋聖神。

如此看來，我們可以認出，不論是對神或是對人的一些看法，都會隨著歷史有所變遷。於是，「神的存在」不僅僅只是一個絕對的存在，或是，有限的人無法去瞭解和證明的存在而已，祂乃是生命的根源。如此，人從他自己的痛苦和被治療的經驗中，能瞭解「神」就是「寬恕與治療人之身心靈的神」。於是，神不似在舊約中所瞭解的：病乃是神的懲罰；相反的，不論是在「患病」或是「健康」當中，我們皆能瞥見並體驗到天主在人身上彰顯的工作。

參考書目

- Benson, Hebert, *Beyond the Relaxation Respons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4).
- Brody, Howard, *Placebos and th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clinical, conceptual and ethical Issue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0).
- Droege, Thomas A., *The Faith Factor in Healing* (Philadelphia: Trinity Press, 1991).
- Fischer, Klaus P., *Der Mensch als Geheimnis. Die Anthropologie Karl Rahners* (Freiburg: Herder, 1975).
- Gelpi, D. L., *Experiencing God: A Theology of Human Emergence*, (Lanham: Univ. Press of America, 1987).
- Gelpi, D. L., *Life and Light. A Guide to the Theology of Karl Rahner*, (N.Y.: Sheed and Ward, 1966).
- Gelpi, D. L., *The Spirit in the World*, (Delaware: Michael Glazier, 1988).
- Imhof, Paul & Billawons, H. (Hgs.), *Karl Rahner im Gespräch*, Bd II, 1978-82 (München: Kösel, 1982), p.150.
- King, J. Norman, *The God of Forgiveness and Healing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Rahner*, (New York: Univ. Press of America, 1982).
- Klaus Fischer, *ibid.* p.71 Rahner, *Karl Von der Not und Segen des Gebets*, (Freiburg: Herder, 1960).
- Krailsheimer, A.J., *Pascal: Pensee*.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6).
- Lehmann, Karl und Raffelt, Albert (eds.), *Rechenschaft des Glaubens – Karl Rahner Lesebuch*, (Freiburg u.a.: Herder, 1979).
- Lennan, Richard, *The Ecclesiology of Rahn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 Maritain, Jacques, *Approaches to God*, (New York: Harper, 1954).
- Mouroux, Jean, *The Mystery of Time. A Theological Inquiry*, (New York: Declee Company, 1964).
- Onyinab, Opoku, “God’s Grace, Healing and Suffering” in: *International Revue of Mission* 95(2006), pp.117-128.
- Rahner, Karl, “Geist” in *Schriften zur Theologie IV*, 58-61.

- Rahner, Karl, "The Concept of Existential Philosophy in Heidegger" in *Philosophy Today* 13(1969)pp.126-137.
- Rahner, Karl, "Do not Stifle the Spirit"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VII*.
- Rahner, Karl, "Guilt, Responsibility, Punishment",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
- Rahner, Karl, "Staub bist Du!" in: *Kleines Kirchjahr*, München: Ars Sacra, 1954), pp. 52-59.
- Rahner, Karl, "The Charismatic Element in the Church", in: *The Dynamic Element in the Church*, (N.Y.: Herder and Herder, 1964).
- Rahner, Karl, "The Church as the subject of the sending of the Spirit,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II*.
- Rahner, Karl, "The Life of Dead"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V*, pp.347-53.
- Rahner, Karl, *Encyclopedia of Theology*, (New York: Seabury, 1975).
- Rahner, Karl, *Geist in Welt. Zur Metaphysik der endlichen Erkenntnis bei Thomas von Aquina. Im Auftrag des Verfassers ueberarbeitet und ergaenzt von J.B. Metz* (Muenchen:1957).
- Rahner, Karl, *Meditations on Sacraments*, (New York: Herder, 1965).
- Rahner, Karl, *Spirit in the World* (N.Y.: Seabury press, 1968).
- Rahner, Karl,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V*, London: Darton, 1966.
- Sanford, John A., *Healing Body and Soul. The Meaning of Illness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in Psychotherapy*,(Leominster, England: Gracewing, 1992).
- Thieckicke, Helmut, *Mensch sein – Mensch werden. Entwurf einer Christlichen Anthropologie* (Muenchen-Zuerick: Piper&Co Verlag, 1976).
- Walters, Jack, *Jesus, Healer of our Inner World*, (Passay City/Philippines: Daughters of St. Paul, 1995).

初稿收件：2006年12月13日

初審通過：2007年01月02日

二稿收件：2007年01月18日

二審通過：2007年01月23日

作者簡介

武金正(Vu, Kim-Chinh S.J.)

奧地利籍 耶穌會神父

輔仁大學神學院 神學博士

奧地利因斯布魯克 (Innsbruck) 大學哲學博士

天主教輔仁大學 宗教所教授

專長：宗教哲學、宗教哲學與神學相關問題、宗教研究諸人文向度、宗教現象學、宗教學研究方法、後現代宗教哲學、西洋哲學、解放神學

通訊處：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 510 號 羅耀拉 SL109

E-mail：thcg1022@mail.fju.edu.tw

Karl Rahner's Anthropology and Holistic Healing

Vu Kim-Chinh S.J.

Abstract

Karl Rahner admitted during an interview that he was a theologian, because he liked to search for ways to solve pastoral and spiritual needs. Therefore it is no wonder that he pays attention to the human being as a wholeness of body, mind and spirit. That is the essence of his anthropology.

Like Heidegger, who discusses the human being as Dasein, as being-in-the-world, as being-to-the-death, Rahner considers the human being as spirit-in-the-world, a creature living in the limit of time and space, yet filled with longing and thus every day living 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 He grows, matures and decreases. He lives through crisis and hopes, illness and healing and at the end he goes through death's gate to eternal life. He stands in the midst of the macro- and micro-cosmos and exists between 'thirst' and 'salvation'. Here he undergoes suffering and healing with his companions on earth.

Why should human beings suffer and die? The Christian is faced with original sin and sins which derive from it. This opens our eyes to recognize our limita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hope of salvation, which is the answer to our transcendental request. The Holy Spirit comes to help us, as She helped the first Christians at Pentecost, or gives us wisdom to know the healing and forgiving God. That is what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 longs for.

Thus, through 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 we participate in a new way of integrative care of human beings, and see suffering as a positive way of holistic healing. This is not only a complement to a traditional view of localized suffering and healing, but helps the person to see everything as integrated in a holistic way. In John 9. 1-8, we learn how Jesus Christ dealt with the sick person, rather the sickness itself. The holistic approach offers a way to humanize medical care and integrate psychological concern into spiritual care. To the question raised by his disciples: "who sinned, this man or his parents, for him to have been born blind?" Jesus answered: "neither he nor his parents sinned. He was born blind, so that the word of God might be displayed in him". Thus, suffering, healing or health, can all serve to be an occasion to glorify God.

Keywords: Karl Rahner, anthropology, suffering, healing, unity of body-mind-spirit, spirit in the world, the Holy Spirit, charismatic movement, holistic view of illness and healing.